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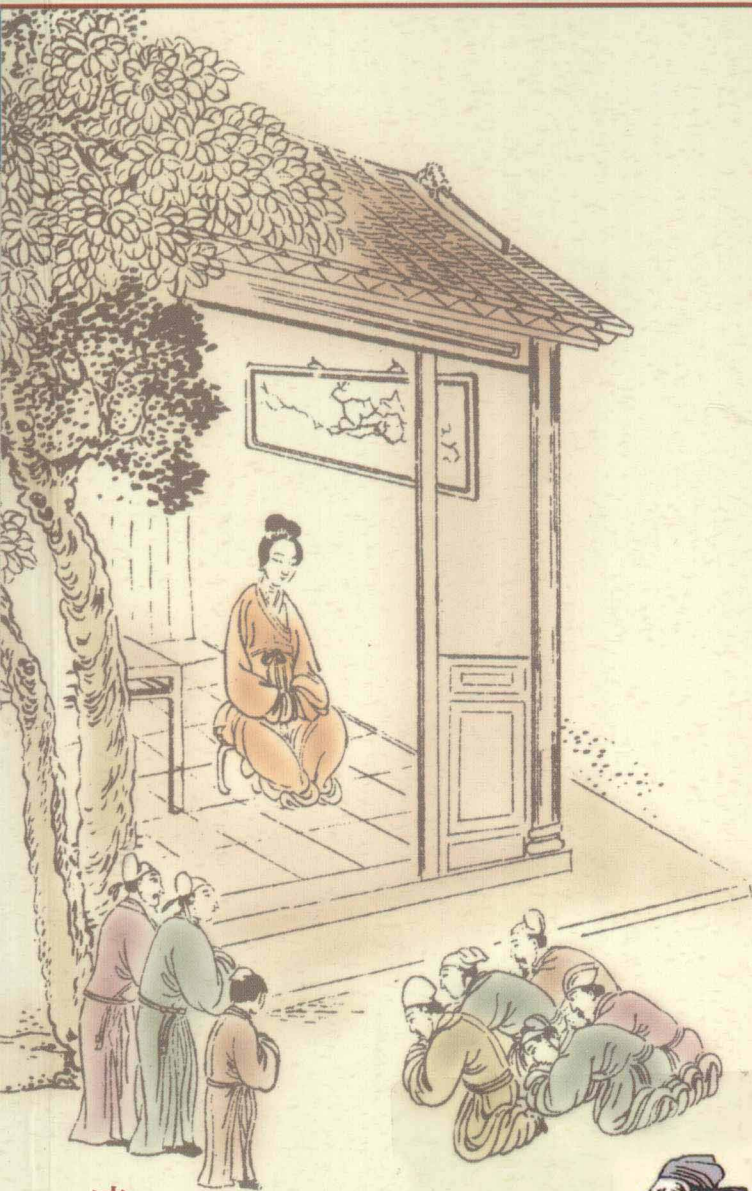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 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
二拍精华

随文注音注释

畅达高效阅读



凌濛初／著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【前言】

李晔、秦曰龙

“二拍”作者为明末清初的凌濛初，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合称。收录的作品，或者是辑录宋元明以来旧本，或者是依据文言笔记、传奇小说、戏曲、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，是在说唱艺术基础上，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到文人独立创作的结晶。它与明代冯梦龙整理、编订的“三言”（即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三部小说集的总称）并称“三言二拍”，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。

凌濛初和“二拍”

凌濛初，生于1580年，卒于1644年，字玄房，号初成，亦名凌波，一字遐斤（àn），别号即空观主人，乌程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。

据《浙江通志》记载，凌家祖先世代为官。祖父凌约言，是嘉靖十九年进士，叔父凌稚隆，父亲凌迪知，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。他的父叔辈从事编刻事业，为当时颇富盛名的书刻家。凌濛初十二岁时入学为补弟子员，屡试不中。十八岁补廩膳生，以后科场一直不顺利，五中副车（乡试的副榜贡生），郁郁不得志。五十五岁时，以副贡授上海县丞，管理海防事务，任职期间曾经清理盐场积弊，颇有政声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六十三岁擢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，廉政清明，离任前“卧辙攀辕，涕泣阻道者，踵相接也”。时值李自成起义，清将何腾蛟备兵于淮、徐一带，慕凌濛初才名，征于幕下。凌濛初进献“剿寇十策”，后来又趁农民军新败之机，单骑入农民军劝说接受招安，立下功劳，授为楚中监军佥事。凌濛初未赴任，仍留住房村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李自成起义军进逼徐州，凌濛初在房村被李自成军包围，拒绝投降，忧愤吐血而死，享年六十五岁。凌濛初才华横溢，一生著述颇多，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传奇、文学评论、史传、戏曲等领域都有所涉及，而“二拍”最为著名。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出版于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较《醒世恒言》晚一年，收录四十篇作品；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刊于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也收有作品四十篇，但卷二十三《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》与《初刻拍案惊奇》重复，而卷四十又是《宋公明闹元宵》的杂剧，故而，“二拍”实际收录拟话本小说七十八篇。与“三言”不同，“二拍”

的突出特点便是这些作品是为“肆中人”讲说故事需要而应制创作出来的。所述故事多半不是来自现实生活，但来源均有所本，只是作者做了很大程度的加工：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”（《二刻拍案惊奇序》），“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，演而成说”（《二刻拍案惊奇小引》）。因此，“二拍”基本上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专集。相比较而言，凌濛初也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一个作家。

“二拍”的成就和局限

“二拍”所收录的作品，题材广泛，内容复杂，涉及男女自由恋爱、商人、社会、官员等内容，基本上每章都要讲说一个道理。其中，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明代市民阶层的世情，反映了市民生活及其思想意识；有的是对友谊、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、负心行为的斥责，还有许多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、黑暗，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代晚期的社会现实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具体而言之：

首先“二拍”主要描写世情，但更多地突出了对社会弊病，尤其是对封建官吏的抨击、批判。如对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凶残、荒淫好色的暴露。在《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》里，通过狰狞贪婪的杨金宪和狼心夺产的张廩生这两个形象，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阴险狠毒的本质。杨巡道为官时“又贪又酷，又不讲体面”，“除了银子，再无药医的”；罢官回家后，“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，在外庄听用，但是掳掠来的，与他平分”。本为云南廩生的张寅，为了独霸兄弟家产，曾送杨巡道五百两银子，讲好“若有不妥，不动分文”。由于削官，杨巡道不但没能替张廩生办成事，反而把银子窝回了老家，而且竟然把讨要银钱的张廩生主仆五人全都杀死。《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宪法会分》里写常州贪婪卑劣的柳太守，为胁取寺中收藏价值千金的白香山手抄金刚经，竟嘱盗诬攀某寺为窝藏盗犯之所，对住持多方迫害。《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》中提点刑狱使者浑耀闻知住持法轮藏了他人宝镜发了财，为夺得宝镜，他用尽各种威逼手段，直至把住持活活打死。在《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》中作者议论说：“有一等做官的，误国欺君，侵剥百姓，虽然官高禄厚，难道不是大盗？有一等做公子的，倚靠父兄势力，张牙舞爪，诈害乡民，受投献，窝赃私，无所不为，百姓不敢声冤，官司不敢盘问，难道不是大盗？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，呼朋引类，把持官府，起灭词讼，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，难道不是大盗？”作者出于对贪官酷吏的愤恨，常常将贪官与盗贼相比评。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的小说中较为罕见，很能反映出明末社会腐败的吏治现实。

而《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》，更是将讽刺的笔触指向了理学大师朱熹。小说讲述朱夫子居官时做下的两庄错案，在小民“多占”富户墓地案里主观行事，黑白颠倒；担任浙东提举时，睚眦计较，听说台州太守唐仲友讽刺自己不识字，怀恨在心，严刑拷打妓女严蕊，逼其招供与唐太守的奸情，但严氏女不肯信口诬蔑，拒不屈招。文中说：“后人评论这个严蕊，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。”与“大贤”、“正派”化身的“道学先生”对比鲜明。

其次，“二拍”里描写婚恋爱情的作品，蕴含了一些新的思想因素，对封建社会男性中心主义

进行了批判，对不道德的婚姻进行了贬斥，同时表达了“爱情婚姻生活中男女平等”的思想。

如《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》，描写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“门当户对”的习俗陈规和金定结合，后来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，金定又历尽艰辛，找到了翠翠，却迫于将军权势，不得以夫妻相认，无奈最后双双殉情。在凌濛初笔下，翠翠是一个天资聪颖、饱读诗书、轻财重情，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主、具有一定反抗精神的妇女；而金定则聪明俊雅、知书达理、有情有义。两个人的结局固然悲伤，但二人对美好感情的痴情与赤诚，又让多少人为之叹息。而在《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》中，讲述了满少卿富贵之后抛弃了原来妻子，最终得到报应，被焦文姬鬼魂活捉、七窍流血而死的故事，表现了作者对负心男子绝不同情的态度，寄寓着作者对旧时候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。作者议论说：“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！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嫁，便道是失了节，玷了名，污了身子，是个行不得的事，万口訾议。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，却又凭他续弦再娶，置妾买婢，做出若干的勾当，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，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，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，女人少有外情，便是老大的丑事，人世羞言。及到男人家撇了妻子，贪淫好色、宿娼养妓，无所不为，总有议论不是的，不为十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，男人愈加放肆，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。”《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》更是讲述了已婚女人可以进行二次选择的故事。《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》中围棋高手周国能凭借高超的棋艺赢得美满婚姻，提出了志同道合为男女择偶标准的观点。这些恐怕都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潮观念的反映。

《宣徽院仕女秋千会》里的女主人公，对父母从势利观点出发的悔盟迫嫁行为坚决抗争，终于实现了与心爱未婚夫结合的美好愿望。《错调情贾母晋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》中，贾闰娘与孙小官相爱，却遭到母亲横加干涉，后来经过好笑的曲折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《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》、《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》等篇，并未对大胆追求幸福爱情、享受男欢女爱的女主人公视之以“荡妇”，而是倾注了同情与赞赏。“二拍”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，表现了尊重生命、尊重个性，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。

再次，许多作品正面描写了明代市民的商业活动，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利润、发财致富的社会愿望。如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》写商人泛海经商的故事。主人公文若虚，由于国内经商破产，在一次偶然和其他商人出海经商时，只竟然赚了八百多两银子。回来的路上，又在一个荒岛拣到珍宝，大发横财，成了一个大富商。联系明代中叶后商人要求开放“海禁”的历史背景，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，作品对商人到海外进取冒险的精神予以赞美。《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》记载了陈大郎暖人饥寒，终有善报的故事。在该篇“头回”中，王生两次贩物被劫，使他对出外经商失去信心，但婶母却一再鼓励他：“不可因此两番，坠了家传行业”，最终贸易成功。《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》写徽州商人程宰因经商失败，“怕归来受人笑话”而流落关外，后来为海神垂爱，先后通过囤积药材、丝绸和粗布发了大财，反映了商人的致富愿望。海神“人弃我堪取，奇赢自可居”的指点，表现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和经营准则。这些对商人与商业活动描写的作品，视经商为正道，认为商人地位要高于文人，赞扬了人们通过勤奋挣钱、经

二刻拍案惊奇

-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·····一六二
- 第二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·····一七〇
- 第三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·····一八一
- 第四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·····一九一
- 第五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·····二〇三
-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·····二一二
-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·····二二一
- 第八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·····二二九
- 第九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佻梅香认合玉蟾蜍·····二三六
-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·····二四七
-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·····二五五
-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·····二六五
-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·····二七一
-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·····二八二
-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·····二九二
-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·····三〇六
-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·····三一三
-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·····三二一
-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·····三二九
-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·····三三七
-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·····三四五

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，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亿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出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（tà，即拓印，本指用纸摹印碑石或器物上的文字和花纹，此处为描摹之意）了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（无赖，此指不务正业者），一只手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（却是，尚且）做得来的。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，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原来北京历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，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非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（精光，什么也不剩）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诳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要去处少他不得；也只好趁日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去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（指学无专长的人），高不凑，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的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，叫“张识货”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（gǔ，失明、眼瞎，盲人、失明的人）目先生敲着“报君知”（算命的盲人用以招徕顾客的东西，用金属片制成，可以敲响）走将来，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八卦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哪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贵助？就贵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宜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，说道你去，无不欢喜。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罢。日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

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篋（qié，小箱子）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并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况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福橘，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（即“味”）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。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。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、歇家（歇宿落脚之处）、通事（相当于现在的翻译）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。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

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艨板（即船板）上面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呵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。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



字。下写“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”，各押了花押。单上有名，从后头写起，写到张乘运道：“我们押字钱重些，这买卖才弄得成。”主人笑道：“不敢轻，不敢轻。”

写毕，主人进内，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：“我先交明白了用钱，还有说话。”众人攢将拢来。主人开箱，却是五十两一包，共总二十包，整整一千两。双手交与张乘运道：“凭老客长收明，分与众位罢。”众人初然吃酒，写合同，大家撺哄（教唆哄骗、挑动）鸟乱（胡闹、捣乱），心下还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用钱（即佣钱，古时候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），方知是实。文若虚恰像梦里醉里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呆呆地看。张大扯他一把道：“这用钱如何分散，也要文兄主张。”文若虚方说一句道：“且完了正事慢处。”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说道：“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：价银现在里面阁儿上，都是向来兑过的，一毫不少，只消请客长一两两位进去，将一包过一过目，兑一兑为准，其余多不消兑得。却又一说，此银数不少，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，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，如何好将下船去？又要泛海回还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文若虚想了一想道：“见教得极是。而今却待怎样？”主人道：“依着愚见，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。小弟此间有一个缎匹铺，有本三千两在内。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，共百余间，也是个大所在，价值二千两，离此半里之地。愚见就把本店货物及房屋文契，作了五千两，尽行交与文客官，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，做此生意。其银也做几遭搬了过去，不知不觉。日后文客官要回去，这里可以托心腹伙计看守，便可轻身往来。不然小店支出不难，文客官收贮却难也。愚意如此。”说了一遍，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：“果然是客纲客纪，句句有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家里原无家小，况且家业已尽了，就带了许多银子回去，没处安顿。依了此说，我就在这里，立起个家缘来，有何不可？此番造化，一缘一会，都是上天作成的，只索随缘做去。便是货物房产价钱，未必有五千，总是落得的。”便对主人说：“适间所言，诚是万全之算，小弟无不从命。”

主人便领文若虚进去阁上看，又叫张、褚二儿“一同去看看。其余列位不必了，请略坐一坐。”他四人进去。众人不进去的，个个伸头缩颈，你三我四说道：“有此异事！有此造化！早知这样，懊悔岛边泊船时节也不去走走，或者还有宝贝，也不见得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天大的福气，撞将来的，如何强得？”正欣羡间，文若虚已同张、褚二客出来了。众人都问：“进去如何了？”张大道：“里边高阁，是个土库，放银两的所在，都是插子盛着。适间进去看了，十个大桶，每桶四千又五个小匣，每个一千，共是四万五千。已将文兄的封皮记号封好了，只等交了货，就是文兄的。”主人出来道：“房屋文书、缎匹账目，俱已在此，凑足五万之数了。且到船上取货去。”一拥都到海船。

文若虚于路对众人说：“船上人多，切勿明言！小弟自有厚报。”众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，要分了用钱去，各各心照。文若虚到了船上，先向龟壳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。手摸一摸壳，口里暗道：“侥幸！侥幸！”主人便叫店内后生二人来抬此壳，吩咐道：“好生抬进去，不要放在外边。”船上人见抬了此壳去，便道：“这个滞货也脱手了，不知卖了多少？”文若虚只不做声，一手提了包裹，往岸上就走。这起初同上来的几个，又赶到岸上，将龟壳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，又向壳内张了一张，捞了一捞，面面相觑道：“好处在哪里？”

主人仍拉了这十来个一同上去。到店里，说道：“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铺面来。”众人与主人一同走到一处，正是闹市中间，一所好大房子。门前正中是个铺子，旁有一弄，走进转弯，是两扇大石板门，门内大天井，上面一所大厅，厅上有一匾，题曰“来琛堂”。堂旁有两楹侧屋，

屋内三面有橱，橱内都是绛罗各色缎匹。以后内房，楼房甚多。文若虚暗道：“得此为住居，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。况又有缎铺营生，利息无尽，便做了这里客人罢了，还思想家里做甚？”就对主人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小弟是个孤身，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个不难，都在小店身上。”

文若虚满心欢喜，同众人走归本店来。主人讨茶来吃了，说道：“文客官今晚不消船里，就在铺中住下了。使唤的人铺中现有，逐渐再讨便是。”众客人多道：“交易事已成，不必说了。只是我们毕竟有些疑心，此壳有何好处，值价如此？还要主人见教一个明白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主人笑道：“诸公在了海上走了多遭，这些也不识得！列位岂不闻说龙有九子乎？内有一种是鼍龙（鼍，tuó，也叫猪婆龙，即扬子鳄），其皮可以幔鼓，声闻百里，所以谓之鼍鼓。鼍龙万岁，到底蜕下此壳成龙。此壳有二十四肋，按天上二十四气，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。若是肋未完全时节，成不得龙，蜕不得壳。也有生捉得他来，只好将皮幔鼓，其肋中也未有东西。直待二十四肋完全，节节珠满，然后蜕了此壳变龙而去。故此是天然蜕下，气候俱到，肋节俱完的，与生擒活捉、寿数未满的不同，所以有如此之大。这个东西，我们肚中虽晓得，知他几时蜕下？又在何处地方守得他着？壳不值钱，其珠皆有夜光，乃无价宝也！今天幸遇巧，得之无心耳。”众人听罢，似信不信。只见主人走将进去了一会，笑嘻嘻的走出来，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来，说道：“请诸公看看。”解开来，只见一团绵裹着寸许大一颗夜明珠，光彩夺目。讨个黑漆的盘，放在暗处，其珠滚一个不定，闪闪烁烁，约有尺余亮处。众人看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伸了舌头收不进来。主人回身转来，对众客逐个致谢道：“多蒙列位作成了。只这一颗，拿到咱国中，就值方才的价钱了；其余多是尊惠。”众人个个心惊，却是说过的话又不好翻悔得。

主人见众人有些变色，取了珠子，急急走到里边，又叫抬出一个缎箱来。除了文若虚，每人送与缎子二端，说道：“烦劳了列位，做两件道袍穿穿，也见小肆（作坊，店铺）中薄意。”袖中摸出细珠十数串，每送一串道：“轻鲜（微薄之意），轻鲜，各归途一茶罢了。”文若虚处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，缎子八匹，道是：“权且做几件衣服。”文若虚同众人欢喜作谢了。

主人就同众人送了文若虚到缎铺中，叫铺里伙计后生们都来相见，说道：“今番是此位主人了。”主人自别了去，道：“再到小店中去去来。”只见须臾间数十个脚夫拉了好些杠来，把先前文若虚封记的十桶五匣都发来了。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，出来对众人道：“多承列位挈带，有此一套意外富贵，感谢不尽。”走进去把自家包裹内所卖洞庭红的银钱倒将出来，每人送他十个，止有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，分外又是十个。道：“聊表谢意。”

此时文若虚把这些银钱看得不在眼里了。众人却是快活，称谢不尽。文若虚又拿出几十个来，对张大说：“有烦老兄将此分与船上同行的人，每位一个，聊当一茶。小弟在此间，有了头绪，慢慢到本乡来。此时不得同行，就此为别了。”张大道：“还有一千两用钱，未曾分得，却是如何？须得文兄分开，方没得说。”文若虚道：“这倒忘了。”就与众人商议，将一百两散与船上众人，余九百两照现在人数，另外添出两股，派了股数，各得一股。张大为头的，褚中颖执笔的，多分一股。众人千欢万喜，没有说话。内中一人道：“只是便宜了这回回（回教徒，此指波斯商人），文先生还该起个风，要他些不敷才是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不知足，看我一个倒运汉，做着便折本的，造化到来，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。司见人生分定，不必强求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，也只当得废物罢了。还亏

彭城方急，鲁元尝困于面驰；江左既兴，益寿宜充于禁商（jìn luán，喻珍美、独自占有而不容别人分享、染指的东西）。

那鲁元是汉高帝的公主，在彭城失散，后来复还的。益寿是晋驸马谢混的小名，江左中兴，元帝公主下降的。故把来比他两人甚为初当。自后夫荣妻贵，恩赏无算。

其时高宗为母韦贤妃在虏中，年年费尽金珠求赎，遥尊为显仁太后。和议既成，直到绍兴十二年自虏中回銮，听见说道：“柔福公主进来相见。”太后大惊道：“哪有此话？柔福在虏中受不得苦楚，死已多年，是我亲看见的。哪得又有一个柔福？是何人假出来的？”发下旨意，着法司严刑究问。法司奉旨，提到人犯，用起刑来。那女子熬不得，只得将真情招出道：“小的每本是汴梁（biàn liáng，古地名，即今河南省开封市）一个女巫。靖康之乱，有官中奴婢逃出民间，见了小的每，误认做了柔福娘娘，口中厮唤。小的每惊问，他便说小的每实与娘娘面貌一般无二。因此小的每有了心，日逐将宫中旧事问他，他日日衍说得心下习熟了，故大胆冒名自陈，贪享这几时富贵，道是永无对证的了。谁知太后回銮，也是小的每福尽灾生，一死也不在了。”问成罪名。高宗见了招伏，大骂：“欺君贼婢！”立时押付市曹处决，抄没家私人官。总计前后锡（即“赐”）贐之数，也有四十六万缗（mín，穿钱的绳子，借指成串的铜钱，泛指钱）钱。虽然没结果，却是十余年间，也受用得勾了。只为一个客颜厮像，一时骨肉旧人都认不出来，若非太后复还，到底被他瞒过，哪个再有疑心的？就是死在太后未还之先，也是他便宜多了。天理不容，自然败露。

今日再说一个容貌厮像弄出好些奸巧希（即“稀”）奇的一场官司来。正是：

自古唯传伯仲偕，谁知异地巧安排。
试看一样滴珠面，唯有人心再不谐。

话说国朝万历年间，徽州府休宁县菘（sūn，一种香草名）田乡姚氏有一女，名唤滴珠。年方十六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冠一方。父母俱在，家道殷富，宝惜异常，娇养过度。凭媒说合，嫁与屯溪潘甲为妻。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。他要说了穷，石崇（西晋大富豪）也无立锥之地。他要说了富，范丹（东汉才子，博学多才，却不肯做官，家境极贫）也有万顷之财。正是：富贵随口定，美丑趁心生。再无一句实话的。那屯溪潘氏虽是个旧姓人家，却是个破落户，家道艰难，外靠男子出外营生，内要女人亲操井臼，吃不得闲饭过日的了。这个潘甲虽是人物也有几分像样，已自弃儒为商。况且公婆甚是狠戾，动不动出口骂詈（lì，骂、



责备之意)，毫没些好歹。滴珠父母误听媒人之言，道他是好人家，把一块心头的肉嫁了过来。少年夫妻却也过得恩爱，只是看了许多光景，心下好生不然，如常偷掩泪眼。潘甲晓得意思，把些好话假（wēi，亲近、安慰、劝导的意思）他过日子。

却早成亲两月，潘父就发作（斥责）儿子道：“如此你贪我爱，夫妻相对，白白过世不成？如何不想去做生意？”潘甲无奈，与妻滴珠说了，两个哭一个不住，说了一夜话。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。滴珠独自一个，越越凄惶，有情无绪。况且是个娇美的女儿，新来的媳妇，摸头路不着，没个是处，终日闷闷过了。潘父潘母看见媳妇这般模样，时常急聒（聒，guō，频繁地说；急聒，即吵嘴、争吵之意），骂道：“这婆娘想甚情人？害相思病了！”滴珠生来在父母身边如珠似玉，何曾听得这般声气？不敢回言，只得忍着气，背地哽哽咽咽，哭了一会罢了。一日，因滴珠起得迟了些个，公婆朝饭要紧，猝地答应不迭。潘公开口骂道：“这样好吃懒做的淫妇，睡到这一同才起来！看这自由自在的模样，除非去做娼妓，倚门卖俏，掩哄子弟，方得这样快活像意（合意、称心）。若要做人家，是这等不得！”滴珠听了，便道：“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便做道有些不是，直得如此作贱说我！”大哭一场，没分诉处。到得夜里睡不着，越思量越恼，道：“老无知！这样说话，须是公道上不得。我忍耐不过，且跑回家去告诉爹娘。明明与他执论，看这话是该说的不该说的！亦且借此为名，赖在家多住几时，也省了好些气恼。”算计定了。侵晨（天刚亮，拂晓）未及梳洗，将一个罗帕兜头扎了，一口气跑到渡口来。说话的，若是同时生、并年长晓得他这去不尴尬（神色、态度不自然，形容处境困难，不好处理），拦腰抱住，僻胸扯回，也不见得后边若干事件来。

只因此去，天气却早，虽是已有行动的了，人踪尚稀，渡口悄然。这地方有一个专一做不好事的光棍，名唤汪锡，绰号“雪里蛆”，是个冻饿不怕的意思。也是姚滴珠合当悔气。撞着他独自个溪中乘了竹筏，来到渡口，望见了个花朵般后生妇人，独立岸边。又且头不梳裹，满面泪痕，晓得有些古怪。在筏上问道：“娘子要渡溪么？”滴珠道：“正要过去。”汪锡道：“这等，上我筏来。”一口叫：“放仔细些！”一手去接他下来。上得筏，一篙撑开，撑到一个僻静去处，问道：“娘子，你是何等人家？独自一个要到哪里去？”滴珠道：“我自要到苏田娘家去。你只送我到溪一上岸，我自认得路，管我别管做甚？”汪锡道：“我看娘子头不梳，面不洗，泪眼汪汪，独身自走，必有跷蹊作怪的事。说得明白，才好渡你。”滴珠在个水中央了，又且心里急要回去，只得把丈夫不在家了、如何受气的上项事，一头说，一头哭，告诉了一遍。汪锡听了，便心下一想，转身道：“这等说，却渡你去不得。你起得没好意了，放你上岸，你或是逃去，或是寻死，或是被别人拐了去，后来查出是我渡你的，我却替你吃没头官司。”滴珠道：“胡说！我自是娘家去，如何是逃去？若我寻死路，何不投水，却过了渡去自尽不成？我又认得娘家路，没得怕人拐我！”汪锡道：“却是信你不过，既要娘家去，我舍下甚近，你且上去我家中坐了。等我走去对你家说了，叫人来接去，却不两边放心得下？”滴珠道：“如此也好。”正是女流之辈，无大见识，亦且一时无奈，拗他不过。还只道好心，随了他来。

上得岸时，转弯抹角，到了一个去处。引进几重门户，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。但见：

明窗净几，锦帐文茵。庭前有数种盆花，座内有几张素椅。壁间纸画周之冕（明代花鸟画家），桌上砂壶时大彬（明代制陶壶手艺人）。窄小蜗居，虽非富贵王侯宅；清闲螺径（盘旋曲

日起来，王婆、汪锡都来叫喜，吴大郎各各赏赐了他。自此与姚滴珠快乐，隔个把月才回家去走走，又来住宿，不题。

说话的，难道潘家不见了媳妇就罢了，凭他自在哪里快活不成？看官，话有两头，却难这边说一句，那边说一句。如今且听说那潘家。自从那日早起不见媳妇煮朝饭，潘婆只道又是晏（yàn，晚、迟的意思）起，走到房前厉声叫他，见不则声，走进房里，把窗推开了，床里一看，并不见滴珠踪迹。骂道：“这贱淫妇哪里去了？”出来与潘公说了。潘公道：“又来作怪！”料道是他娘家去，急忙走到渡口问人来。有人说道：“绝大清早有一妇人渡河去，有认得的，道是潘家媳妇上筏去了。”潘公道：“这妮子！昨日说了他几句，就待告诉他爹娘去。恁般心性泼刺（pō là，凶悍、有魄力的意思）！且等他娘家住，不要去接他采他，看他待要怎的？”忿忿地跑回去与潘婆说了。

将有十来日，姚家记挂女儿，办了几个盒子，做了些点心，差一男一妇，到潘家来问一个信。潘公道：“他归你家十来日了，如何到来这里问信？”那送礼的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说哪里话？我家姐姐自到你家来，才得两月多，我家又不曾来接，他为何自归？因是放心不下，叫我们来望望。如何反如此说？”潘公道：“前日因有两句口面（即口角、争吵之意），他使个性子，跑了回家。有人在渡口见他的。他不到你家，到哪里去？”那男女道：“实实不曾回家，不要错认了。”潘公炮燥（páo zào，因心中烦恼而焦躁）道：“想是他来家说了甚么谎，您家要悔赖了别嫁人，故装出圈套，反来问信么？”那男女道：“人在你家不见了，颠倒这样说，这事必定跷蹊（qiāo qī，此处为“奇怪、可疑”之意）。”潘公听得“跷蹊”两字，大骂：“狗男女！我少不得当官告来，看你家赖了不成！”那男女见不是势头，盒盘也不出，仍旧挑了，走了回家，一五一十的对家主说了。姚公姚妈大惊，啼哭起来道：“这等说，我哪儿敢被这两个老杀才逼死了？打点告状，替他要人去。”一面来与个讼师（sòng shī，旧时以代打官司的人出主意、写状纸为职业的人）商量告状。那潘公、潘婆死认定了姚家藏了女儿，叫人去接了儿子来家。两家都进状，都准了。

那休宁县李知县提一千人犯到官。当堂审问时，你推我，我推你。知县大怒，先把潘公夹起来。潘公道：“现有人见他过渡的。若是没河身死，须有尸首踪影，明白是他家藏了赖人。”知县道：“说得是。不见了人十多日，若是死了，岂无尸首？毕竟藏着的是。”放了潘公，再把姚公夹起来。姚公道：“人在他家，去了两月多，自不曾归家来。若是果然当时走回家，这十来日间潘某何不着人来问一声，看一看下落？人长六尺，天下难藏。小的若是藏过了，后来就别嫁人，也须有人知道，难道是瞒得过的？老爷详察则个。”知县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也说得是。如何藏得过？便藏了，也成何用？多管是与人有奸，约的走了。”潘公道：“小的媳妇虽是懒惰娇痴，小的闺门也严谨，却不曾有甚外情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，敢是有人拐的去了，或是躲在亲眷家，也不见得。”便对姚公说：“是你生得女儿不长进；况来踪去迹毕竟是你做爷的晓得，你推不得干净。要你跟寻出来，同缉捕人役五日一比较。”就把潘公父子讨了个保，姚公时押了出来。姚公不见了女儿，心中已自苦楚，又经如此冤枉，叫天叫地，没个道理。只得帖个寻人招子，许下赏钱，各处搜求，并无影响。且是那个潘甲不见了妻子，没出气处，只是逢五逢十就来禀官比较捕人，未免连姚公陪打了好些板子。此事闹动了一个休宁县，城郭乡村，无不传为奇谈。亲戚之间，尽为姚公不平，却没个出豁（chū huò，脱身、开脱之意）。

却说姚家有个极密的内亲，叫做周少溪。偶然在浙江衢州做买卖，闲游柳陌化街。只见一个娼妇，站在门首献笑，好生面染（miàn rǎn，即面熟）。仔细一想，却与姚滴珠一般无二。心下想道：“家

里打了两年没头官司，他却在此！”要上前去问个的确，却又忖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问他未必肯说真情。打破了网，娼家行径没根蒂的，连夜走了，哪里去寻？不如报他家中知道，等他自来寻访。”原来衢州与徽州虽是分个浙、直，却两府是联界的。苦不多日到了，一一与姚公说知。姚公道：“不消说得，必是遇着歹人，转贩为娼了。”叫其子姚乙，密地拴了百来两银子，到衢州去赎身。又商量道：“私下取赎，未必成事。”又在休宁县告明缘由，使用些银子，给了一张广缉文书在身，倘有不谐，当官告理。姚乙听命，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，一路往衢州来。那周少溪自有旧主人，替姚乙另寻了一个店楼，安下行李。周少溪指引他到这家门首来，正值他在门外。姚乙看见果然是妹子，连呼他小名数声；那娼妇只是微微笑看，却不答应。姚乙对周少溪道：“果然是我妹子。只是连连叫他，并不答应，却像不认得我的。难道在此快乐了，把个亲兄弟都不招揽（zhāo lǎn，招纳、延揽的意思，此处为理睬之意）了？”周少溪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凡娼家龟鸨，必是生狠的。你妹子既来历不明，他家必紧防漏泄，训戒在先，所以他怕人知道，不敢当面认账。”姚乙道：“而今却怎么通得个信？”周少溪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做个要嫖他的，设了酒，将银一两送去，外加轿钱一包，抬他到下处来，看个备细。是你妹子，密地相认了，再做道理。不是妹子，睡他娘一晚，放他去罢！”姚乙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，都是熟路，去寻一个小闲来，拿银子去，霎时一乘轿抬到下处。那周少溪忖道：“果是他妹子，不好在此陪得。”推个事故，走了出去。姚乙也道是他妹子，有些不便，却也不来留周少溪。只见那轿里袅袅婷婷，走出一个娼妓来。但见：

一个道是妹子来，双眸注望；一个道是客官到，满面生春。一个疑道：“何不见他走近身，急认哥哥？”一个疑道：“何不见他迎着轿，忙呼姐姐？”

却说那姚乙向前看看，分明是妹子。那娼妓却笑容可掬，佯佯地道了个万福。姚乙只得坐了，不敢就认，问道：“姐姐，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？”那娼妓答应“姓郑，小字月娥，是本处人氏。”姚乙看他说出话来一口衢音，声气也不似滴珠，已自疑心了。那郑月娥就问姚乙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姚乙道：“在下是徽州府休宁县苏田姚某，父某人，母某人。”恰像那查他的脚色（jué sè，此处为出身来历之意），三代籍贯都报将来。也还只道果是妹子，他必然承认，所以如此。那郑月娥见他说话牢叨，笑了一笑道：“又不曾盘问客官出身，何故通三代脚色？”姚乙满面通红，情知不是滴珠了。摆上酒来，三杯两盏，两个对吃。郑月娥看见姚乙，只管相他面庞一会，又自言自语一会，心里好生疑惑。开口问道：“奴自不曾与客官相会，只是前口门前见客官走来走去，见了我指手点脚的，我背地同妹妹暗笑。今承宠召过来，却又屡屡机觑，却像有些委决不下的事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姚乙把言语支吾，不说明白。那月娥是个久惯接客，乖巧不过的人，看此光景，晓得有些尴尬，只管盘问。姚乙道：“这话也长，且到床上再说。”两个人各自收拾上床睡了，免不得云情雨意，做了一番的事。

那月娥又把前话提起，姚乙只得告诉他：家里事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“因你厮像，故此假做请你，认个明白，哪知不是。”月娥道：“果然像否？”姚乙道：“举止外像一些不差，就是神色里边，有些微不像处。除是至亲骨肉终日在面前的，用意体察才看得出来，也算是十分像的了。若非是声音各别，连我方才也要认错起来。”月娥道：“既是这等厮像，我就做你妹子罢。”姚乙道：“又来取笑。”月娥道：“不是取笑，我与你熟商量。你家不见了妹子，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结，毕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。我是此间良人家儿女，在姜秀才家为妾，大娘不容，后来连姜秀才贪利忘恩，竟把来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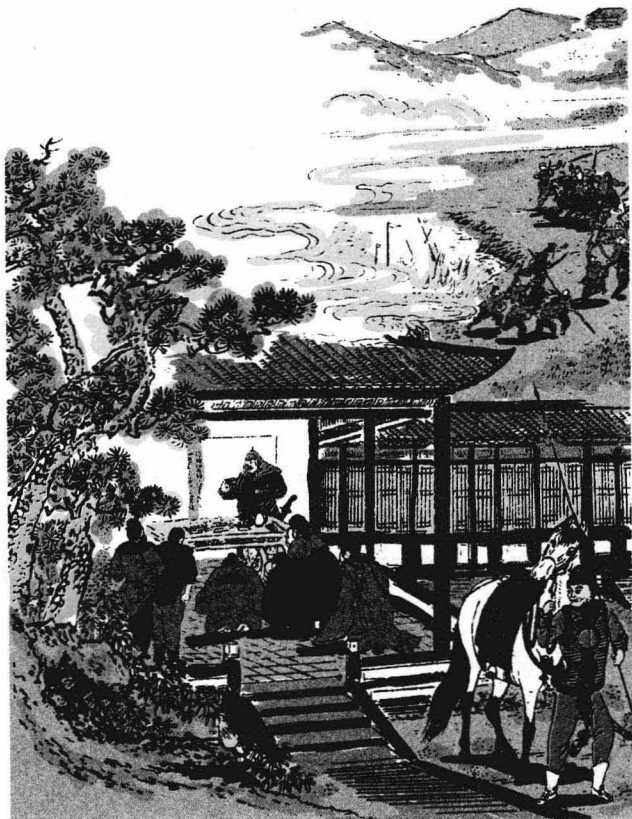
箭。随你异常狠盗，逢着他便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因此也积攒得有些家事。年三十余，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，告脱了，在本县去别寻生理。

一日，冬底残年，赶着驴马十余头到京师转卖，约卖得一百多两银子。交易完了，至顺城门（即宣武门）雇骡归家。在骡马主人店中，遇见一个邻舍张二郎入京来，同在店买饭吃。二郎问道：“东山何往？”东山把前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而今在此雇骡，今日宿了，明日走路。”二郎道：“近日路上好生难行，良乡、鄆州一带，盗贼出没，白日劫人。老兄带了偌（ruò，这么、那么之意）多银子，没个做伴，独来独往，只怕着了道儿，须放仔细些！”东山听罢，不觉须眉开动，唇齿奋扬。把两只手捏了拳头，做一个开弓的手势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二十年间，张弓追讨，矢无虚发，不曾撞个对手。今番收场买卖，定不到得折本。”店中满座听见他高声大喊，尽回头来看。也有问他姓名的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二郎自觉有些失言，作别出店去了。

东山睡到五更头，爬起来，梳洗结束。将银子紧缚裹肚内，扎在腰间，肩上挂一张弓，衣外跨一把刀，两膝下藏矢二十簇（cù，量词）。拣一个高大的健骡，腾地骑上，一鞭前走。走了三四十里，来到良乡，只见后头有一人奔马赶来，遇着东山的骡，便按辔少驻。东山举目觑他，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，且是打扮得好。但见：

黄衫毡笠，短剑长弓。箭房中新矢二十余枝，马额上红缨一大簇。裹腹闹装（用金银珠宝镶嵌的腰带）灿烂，是个白面郎君；
恨人紧辔喷嘶（pēn sī，形容马的嘶叫声），
好匹高头骏骑！

东山正在顾盼之际，那少年遥叫道：“我们一起走路则个。”就向东山拱手道：“造次行途，愿问高姓大名。”东山答应“小可姓刘名嵒，别号东山，人只叫我是刘东山。”少年道：“久仰先辈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小人有幸相遇。今先辈欲何往？”东山道：“小可要回本籍交河县去。”少年道：“恰好，恰好。小人家住临淄，也是旧族子弟，幼年颇曾读书，只因性好弓马，把书本丢了。三年前带了些资本往京贸易，颇得些利息。今欲归家婚娶，正好与先辈作伴同路行去，放胆壮些。直到河间府城，然后分路。有幸，有幸。”东山一路看他腰间沉重，语言温谨，相貌俊逸，身材小巧，谅道不是歹人。且路上有伴，不至寂寞，心上也欢喜，道：“当得相陪。”是夜一同下了旅店，同一处饮食歇宿，如兄若弟，



须臾之间，诸亲百眷都来看成婚盛礼。原来唐时衣冠人家，婚礼极重。合卺（古时候婚礼用的礼器，其制为破瓠为瓢，夫妇各拿一个瓢子喝水，称为合卺。卺，jǐn）之夕，凡属两姓亲朋，无有不来的。就中有引礼、赞礼之人，叫做“宾相”，都不是以下人（比主人社会地位低的人）做，就是至亲好友中间，有礼度熟闲、仪客出众、声音响亮的，众人就推举他做了，是个尊重的事。其时卢生同了两个宾相，堂上赞拜。礼毕，新人入房。卢生将李小姐灯下揭巾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打一个寒襟（即“噤”），叫声“阿呀！”往外就走。亲友问他，并不开口，直走出门，跨上了马，连加两鞭，飞也似去了。宾友之中，有几个与他相好的，要问缘故。又有与李氏至戚的，怕有别话错了时辰，要成全他的，多来追赶。有的赶不上罢了，那赶着的，问他劝他，只是摇手道：“成不得！成不得！”也不肯说出缘故来，抵死不肯回马。众人计无所出，只得走转来，把卢生光景，说了一遍。

那李县令气得目瞪口呆，大喊道：“成何事体！成何事体！”自思女儿一貌如花，有何作怪？今且在众亲友面前说明，好教他们看个明白。因请众亲戚都到房门前，叫女儿出来拜见。就指着道：“这个便是许卢郎的小女，岂有惊人丑貌？今卢郎一见就走，若不教他见见众位，到底认做个怪物了！”众人抬头一看，果然丰姿冶丽，绝世无双。这些亲友也有说是卢郎无福的，也有说卢郎无缘的，也有道日子差池（chā chí，差错，意外的意思）犯了凶煞的，议论一个不定。李县令气忿忿的道：“料那厮不能成就，我也不伏气与他了。我女儿已奉见宾客，今夕嘉礼不可虚废。宾客里面有愿聘的，便赴今夕佳期。有众亲在此作证明，都可做大媒。”只见宾相之中，有一人走近前来，不慌不忙道：“小子不才，愿事门馆。”众人定睛看时，那人姓郑，也是拜过官职的了。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下颏上真个一根髭须也不曾生，且是标致。众人齐喝一声采道：“如此小姐，正该配此才郎！况且年貌相等，门阀（指宅第、门第等级）相当。”就中推两位年高的为媒，另择一个年少的代为宾相，请出女儿，交拜成礼，且应佳期。一应未备礼仪，婚后再补。是夜竟与郑生成了亲。郑生容貌果与女巫之言相合，方信女巫神见。

成婚之后，郑生遇着卢生，他两个原相交厚的，问其日前何故如此。卢生道：“小弟揭巾一看，只见新人两眼通红，大如朱盏，牙长数寸，爆出口外两边。哪里是个人形？与殿壁所画夜叉无二。胆俱吓破了，怎不惊走？”郑生笑道：“今已归小弟了。”卢生道：“亏兄如何熬得？”郑生道：“且请到弟家，请出来与兄相见则个。”卢生随郑生到家，李小姐梳妆出拜，天然绰约（chuò yuē，柔婉美好的样子），绝非房中前日所见模样，懊悔无及。后来闻得女巫先曾有言，如此如此，晓得是有个定数，叹往罢了。正合着古话两句道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而今再说一个唐时故事：乃是乾元年间，有一个吏部尚书，姓张名镐。有第二位小姐，名唤德容。那尚书在京中任上时，与一个仆射（官名；唐代尚书省长官，相当于宰相。射，yè）姓裴名冕的，两个往来得最好。裴仆射有第三个儿子，曾做过蓝田县尉的，叫做裴越客。两家门当户对，张尚书就把这个德容小姐许下了他亲事，已拣定日子成亲了。

却说长安西市中有个算命的老人，是李淳风的族人，叫做李知微，星数精妙。凡看命起卦，说人吉凶祸福，必定断下个日子，时刻不差。一日，有个姓刘的，是个应袭赁子，到京理荫求官，数年不得。这一年已自钻求要紧关节，叮嘱停当，吏部试判已毕，道是必成。闻西市李老之名，特来

口里来的口里去，报仇雪耻在徒弟。

念罢，撮转身来，见他娘子拜在地下。他一把扯起，撒然惊觉。自想道：“此梦难解，莫不娘子身上有些疾病事故，观音显灵相示？”次日就别了主人家，离了馆门，一路上来，详解梦语不出，心下忧疑。到得家中叫门，春花出来开了。贾秀才便问：“娘子何在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不起来，还眠在床上。”秀才道：“这早晚如何不起来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有些不快活，口口叫着官人啼哭哩！”秀才见说，慌忙走进房来。只见巫娘子望见官人来了，一毂辘跳将起来。秀才看时，但见蓬头垢面，两眼通红。走起来，一头哭，一头扑地拜在地上。秀才吃了一惊道：“如何作此模样？”一手扶起来。巫娘子道：“官人与奴做主则个。”秀才道：“是谁人欺负你？”巫娘子打发丫头灶下烧茶做饭去了，便哭诉道：“奴与官人匹配以来，并无半句口面，半点差池。今有大罪在身，只欠一死。只等你来，说个明白，替奴做主，死也瞑目。”秀才道：“有何事故，说这等不祥的话？”巫娘子便把赵尼姑如何骗他到庵念经，如何哄他吃糕软醉，如何叫人乘醉奸他说了，又哭倒在地。

秀才听罢，毛发倒竖起来，喊道：“有这等异事！”便问道：“你晓得那个是何人？”娘子道：“我哪晓得？”秀才把床头剑拔出来，在桌上一击道：“不杀尽此辈，何以为人！但只是既不晓得其人，若不精细，必有漏脱。还要想出计较来。”娘子道：“奴告诉官人已过。奴事已毕，借官人手中剑来，即此就死，更无别话。”秀才道：“不要短见，此非娘子自肯失身。这里所遭不幸，娘子立志自明。今若轻身一死，有许多不便。”娘子道：“有甚不便，也顾不得了。”秀才道：“你死了，你娘家与外人都要问缘故。若说了出来，你落得死了，丑名难免，仰且我前程罢了。若不说出来，你家里族人又不肯干休于我，我自身也理不直，冤仇何时而报？”娘子道：“若要奴身不死，除非妖尼、奸贼多死得在我眼里，还可忍耻偷生。”秀才想了一会道：“你当时被骗之后见了赵尼，如何说了？”娘子道：“奴着了气，一径回来了，不与他开口。”秀才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此仇不可明报。若明报了，须动官司口舌，毕竟难掩真情。人口喧传，把清名点污。我今心思一计，要报得无些痕迹，一个也走不脱方妙。”低头一想，忽然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此计正合着观世音梦中之言。妙！妙！”娘子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秀才道：“娘子，你要明你心事，报你冤仇，须一一从我。若不肯依我，仇也报不成，心事也不得明白。”娘子道：“官人主见，奴怎敢不依？只是要做得停当（指计划周密）便好。”秀才道：“赵尼姑面前，既是不曾说破，不曾相争，他只道你一时含羞来了，妇人水性，未必不动心。你今反要去赚（欺哄、诳骗）得赵尼姑来，便有妙计。”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“此乃万全胜算。”巫娘子道：“计较虽好，只是羞人。今要报仇，说不得了。”夫妻计议已定。

明日，秀才藏在后门静处。巫娘子便叫春花到庵中去请赵尼姑来说话。赵尼姑见了春花，又见说请他，便暗道：“这雌儿想是尝着甜头，熬不过，转了风也。”摇摇摆摆，同春花飞也似来了。赵尼姑见了巫娘子，便道：“日前得罪了大娘，又且简慢了，休要见怪！”巫娘子叫春花走开了，捏着赵尼姑的手轻问道：“前日那个是甚么人？”赵尼姑见有些意思，就低低道：“是此间极风流底下卜大郎，叫做卜良，有情有趣，少女女娘见了，无有不喜欢他的。他慕大娘标致得紧，日夜来拜求我。我怜他一点诚心，难打发他，又见大娘孤单在家，未免清冷。少年时节便相处着个把，也不虚度了青春。故此做成这事。哪家猫儿不吃荤？多在我老人家肚里。大娘不要认真，落得便快活快活。等那个人菩萨也似敬你，宝贝也似待你，有何不可？”巫娘子道：“只是该与我熟商量，不该做作（捉弄）”

随流至坑中，跳跃两遍，渐渐大了。有一道青烟如线，在坑中起，一霎时，黑云满空，天色昏暗。小童道：“快都请上了津亭。”正走间，电光闪烁，大雨如泻。须臾少定，见一大白龙起于江心，头与云连，有顿饭时方灭。刺史看得真实，随即具表奏闻，就叫罗公远随表来朝见帝。

玄宗把此段话与张、叶二人说了，就叫公远与二人相见。二人见了大笑道：“村童晓得些甚么？”二人各取棋子一把，捏着拳头，问道：“此有何物？”公远笑道：“都是空手。”及开拳，两人果无一物，棋子多在公远手中。两人方晓得这童儿有些来历。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，天气寒冷，团团围炉而坐。此时剑南出一种果子，叫作“日熟子”，一日一熟，到京都是不鲜的了。张、叶两人每日用仙法，遣使取来，过午必至，所以玄宗常有新鲜的到口。是日至夜不来，二人心下疑惑，商量道：“莫非罗君有缘故？”尽注目看公远。原来公远起初一到炉边，便把火箸插在灰中。见他们疑心了，才笑嘻嘻的把火箸提了起来。不多时使者即到，法善诘问：“为何今日偏迟？”使者道：“方欲到京，火焰连天，无路可过。适才火息了，然后来得。”众人多惊伏公远之法。

却说当时杨妃未入宫之时，有个武惠妃专宠。玄宗虽崇奉道流，那惠妃却笃及佛教，各有所好。惠妃信的释子（意为释迦牟尼弟子，指僧徒、和尚），叫做金刚三藏，也是个奇人，道术与叶、罗诸人算得敌手。玄宗驾幸功德院，忽然背痒。罗公远折取竹枝，化作七宝如意，进上爬背。玄宗大悦，转身对三藏道：“上人（佛教对持戒严格、精于义学之僧的尊称）也能如此否？”三藏道：“公远的幻化之术，臣为陛下取真物。”袖中模出一个六宝如意来献上。玄宗一手去接得来，手中先所执公远的如意，登时仍化作竹枝。玄宗回宫与武惠妃说了，惠妃大喜。

玄宗要幸东洛，就对惠妃说道：“朕与卿同行，却叫叶罗二尊师、金刚三藏从去，试他斗法，以决两家胜负，何如？”武惠妃喜道：“臣妾愿随往观。”传旨排銮驾。不则一日，到了东洛。时方修麟趾殿，有大方梁一根，长四五丈，径头六七尺，眠在庭中。玄宗对法善道：“尊师试为朕举起来。”法善受诏作法，方木一头揭起数尺，一头不起。玄宗道：“尊师神力，何乃只举得一头？”法善奏道：“三藏使金刚神众押住一头，故举不起。”原来法善故意如此说，要武妃面上好看，等三藏自逞其能，然后胜他。果然武妃见说，暗道佛法广大，不胜之喜。三藏也只道实话，自觉有些快活。唯罗公远低着头，只是笑。玄宗有些不服气，又对三藏道：“法师既有神力，叶尊师不能及。今有个操瓶在此，法师能咒得叶尊师入此瓶否？”三藏受诏置瓶，叫叶法善依禅门法，敷坐起来，念动咒语，未及念完，法善身体敛敛就瓶。念得两遍，法善已至瓶嘴边，翕然（xī rán，忽然、突然）而入。玄宗心下好生不悦。过了一会，不见法善出来，又对三藏道：“法师既使其人瓶，能使他出否？”三藏道：“进去烦难，出来是本等法。”就念起咒来，咒完不出，三藏急了，不住口一气数遍，并无动静。玄宗惊道：“莫不尊师没了？”变起脸来。武妃大惊失色，三藏也慌了，只有罗公远扯开口一味笑。玄宗问道：“而今怎么处？”公远笑道：“不消陛下费心，法善不远。”三藏又念咒一会，不见出来。正无计较，外边高力士报道：“叶尊师进。”玄宗大惊道：“铜瓶在此，却在哪儿来？”急召进问之。法善对道：“宁王邀臣吃饭，正在作法之际，面奏陛下，必不肯放，恰好借入瓶机会，到宁王家吃了饭来。若不因法师一咒，须去不得。”玄宗大笑。武妃、三藏方放下了心。

法善道：“法师已咒过了，而今该贫道还礼。”随取三藏紫铜钵盂，在围炉里面烧得内外都红。法善捏在手里，弄来弄去，如同无物。忽然双手捧起来，照着三藏光头扑地合上去，三藏失声而走。玄宗大笑。公远道：“陛下以为乐，不知此乃道家末技，叶师何必施逞！”玄宗道：“尊师何不也作一法，